



陈舜臣

著

大唐探案录

之

长安风云

ちょうあんにつき

海墨 译



巨陈舜臣著

大唐探案录

之

长安风云

海晏 译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代号: WX19N0461

©1979 Chin Shun Shin Printed in Japan

简体中文翻译版权由创译通达(北京)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独家授权代理

陕版出图字: 25-2019-048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唐探案录之长安风云 / (日) 陈舜臣著; 海墨译. —西安: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, 2019. 6

ISBN 978-7-5695-0693-8

I. ①大… II. ①陈… ②海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小说集—
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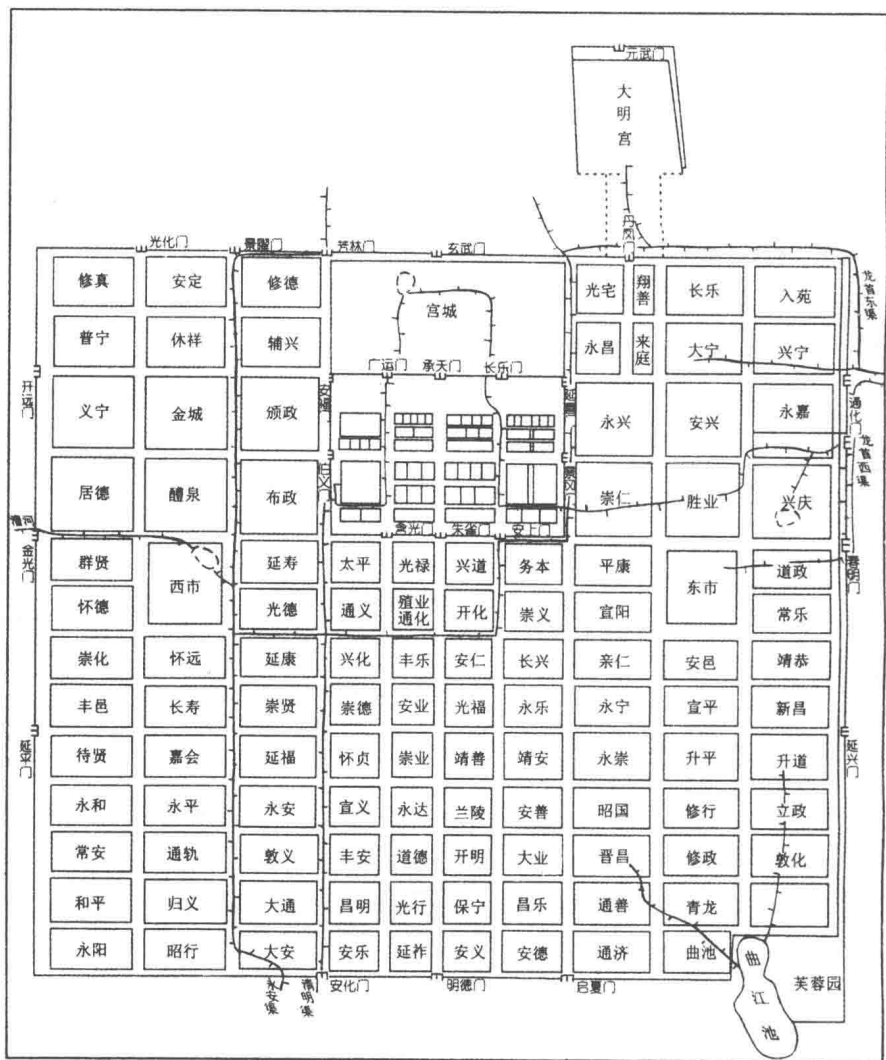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076175号

大唐探案录之长安风云

DATANG TANANLU ZHI CHANGAN FENGYUN

[日] 陈舜臣 著 海墨 译

出版人 刘东风
责任编辑 张佩 高歌
策划编辑 海莲 邵博文
封面设计 吴黛君
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
(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710062)
网 址 <http://www.snupg.com>
印 刷 涿州汇美亿浓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620mm×889mm 1/16
印 张 12
字 数 114千
版 次 2019年6月第1版
印 次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695-0693-8
定 价 49.00元



唐长安城图

【目 录】

- ◆ 东方来客 〇〇一
- ◆ 上元夜谭 〇三五
- ◆ 如烟如雾 〇六五
- ◆ 诗中真假 〇九九
- ◆ 富商之惑 一二九
- ◆ 工匠注事 一五七
- ◆ 解 说 一八一
- ◆ 后 记 一八五

东方来客





灵龟三年十一月，元正天皇^[1]改年号为养老元年。同年三月，大批遣唐使从难波^[2]出发，远赴唐都长安。这是日本派出的第八次^[3]遣唐使，距离上一次派出遣唐使已经十五年了。

此次的使节团由五百五十七人组成，多治比县守为押使，大伴山守为押使属下的大使，藤原马养为副使。“县守”为日本朝廷派驻在地方的官员，“山守”为管理山林的官员，而“马养”顾名思义，即为管理马匹的官员。随行的还有后来成为名僧的玄昉和吉备真备，以

[1]元正天皇：日本第四十四代天皇，日本史上第五位女帝，在位时间为灵龟元年九月二日（715年10月3日）至养老八年二月四日（724年3月3日）。

[2]难波：今大阪。

[3]从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约两个半世纪里，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，先后多次向唐朝派出遣唐使团。这延续二百余年的遣唐史，在不同时期，组织、规模、交通路线都有很大变化。第八次遣唐使于养老元年（717年）出发，养老二年（718年）归国。

及诗人阿倍仲麻吕。阿倍仲麻吕只有十九岁，是以留学生的身份前往大唐的。

遣唐使历经千辛万苦，终于抵达长安。展现在他们眼前的，是一派与日本迥然不同的景象。没有一个人不为目之所及感到震惊与赞叹。

七年前，元明天皇^[1]将都城迁到了奈良，并仿照长安城的格局兴建了平城京。就当时的日本而言，这无疑是一项难以想象的伟大工程。平城京东西三点七公里、南北五公里，从罗城门向北的通道，即为朱雀大路，宽达七十四米，到平城宫的正门朱雀门约有四公里。城中园林遍布、亭台众多、草木繁盛，美不胜收。日本人无不为拥有如此宏伟的国都感到自豪。然而到了大唐的都城，这些人全看傻了眼。长安城的规模竟是平城京的五倍之大，长安城的主道竟宽达一百五十米，怎不叫人叹为观止！

大唐鸿胪寺卿带领众官员在长安城外迎接遣唐使。鸿胪寺虽带个“寺”字，但并非寺院，而是官署名。在唐代的官制中，除了鸿胪寺，还有掌管祭祀的太常寺、管理马匹的太仆寺等官署，也都带个“寺”字。鸿胪寺主外宾之事，相当于如今的外交部，下设典客署和司仪署。当然还有通事，即翻译，他们接待起外宾来也是相当的郑重而专业。

[1]元明天皇：日本第四十三代天皇，奈良时代的首位天皇，女帝。在位时间为庆云四年七月十七日（707年8月18日）至和铜八年九月二日（715年10月3日）。

唐长安城由宫城、皇城和外郭城三部分组成。中央机构有三省（中书省、门下省、尚书省）、六部（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）、一台（御史台）、九寺（太府寺、司农寺、宗正寺、太常寺、光禄寺、鸿胪寺、卫尉寺、太仆寺、大理寺）、五监（国子监、军器监、少府监、将作监、都水监）等，都设在皇城之内。皇族居住的地方叫“宫城”，在皇城北侧。但是由于宫城地势较低、相对潮湿，唐太宗贞观八年，又在东北方的龙首原上建了大明宫，自唐高宗起，先后有十七位皇帝在此处理朝政。

皇城作为中央办公之所，富丽雄伟的建筑鳞次栉比。此次日本遣唐使就是在大明宫受到接待的。鸿胪寺坐落在承天门西七号，西边设有供外国使节下榻的四方馆。不过，只有重要人物才能入住该馆。按照惯例，团长级别的大人物所住的房间又与他人不同。

多治比县守作为押使，被安排在一个自带小花园的屋子里。接待他的是典客署丞李宜和通事曹茂，另有搬运行李的杂役。

曹茂的日语相当流利，而被问到师从何处时，他总是含糊其辞。遣唐使团的副使藤原马养略懂骨相之术，他私下对押使说：“就外形看，曹茂有点儿像日本人。”莫非他是流亡至大唐的日本人的后裔？不过既然曹茂本人不愿意明说，别人也不好勉强询问。

屋子里点着香，芬芳浓郁，押使在日本时，从未闻到过这样奇妙的香味儿。

待行李全部搬进屋子，曹茂毕恭毕敬地向李宜请示道：“方才有个年轻人来客馆，说要求见押使，请大人指示。”

署丞是从八品下，官职不大，但往往就是这些人，最喜欢在下属面前颐指气使。

李宜慢悠悠地说道：“押使长途跋涉，刚刚抵达，怕是累了，把那人打发了。”

曹茂补充道：“是弘文馆的学生。”

弘文馆最初叫修文馆，是唐开国皇帝李渊于武德四年设置的，唐太宗即位后才改名为弘文馆。后来，为了避太子的名讳，先后改为昭文馆、修文馆，几番改名，开元七年再次改称弘文馆。本书的故事发生时，弘文馆实叫修文馆，不过民间还是习惯称之为弘文馆。

弘文馆是皇家学校，只有三品以上大臣的儿子或孙子才有入学资格。因只收数十名学生，非“性识聪敏”者，即便身份地位够格，也进不了弘文馆。可见，能够成为弘文馆学生的，必是非同寻常之辈。

李宜得知想见押使的是弘文馆的学生，态度陡然转变，先前盛气凌人地要赶人走，此时却改口道：“既如此……且征询一下押使的意见……”

曹茂于是问多治比县守：“有个叫贺望东的年轻人说想要见您，您看？”

“贺望东？”押使反问道。

曹茂连忙回道：“大使若是不想见……”

押使答道：“不，是我派人把他找来的。我有东西要交给他。”

尚在海上时，押使已提前三日派人乘快船向有关州府做了报告，包括此次来唐的原因、船只数、总人数等。因此，使节团前脚刚上岸，后脚就被迎进馆舍好生招待。

地方官见过押使，确认过文书，之后便要派人飞报朝廷，获得准许后，使节团重要成员方可进京。押使便委托地方官将自己想见贺望东一事一并呈报给朝廷。地方官自然不知道贺望东是何许人也，但因是押使的要求，也不多问，如实上报。

朝廷收到消息，安排接见事宜、加强戒备等自不用说，同时也派人给贺望东报了信。贺望东听说日本的使节将来长安，还指名道姓地要见自己，表面漫不经心，心里到底有些按捺不住。押使一进长安，他就跑来四方馆求见了。

“我这就去见他。”押使说着正要起身。

李宜听了曹茂的翻译，说道：“不，把他叫到这里来，岂有劳押使大驾前去见他的道理。虽说是弘文馆的学生，毕竟身无官职，一国使节之首前去见他，实在不妥。”

到底是混官场的，思虑就是和别人不一样。

李宜派了个小吏去通传，并将那年轻人领了进来。

二



按照押使的吩咐，给大唐的贡品及其他行李都放进了四方馆的仓库中，而日常用品则搬进了屋子里。从难波出发的时候，皇室将一个三十厘米见方的小箱子交给押使，让他到了长安后交给一个叫贺望东的年轻人。小箱子不重，但封得严严实实的，不知装的是什么。押使将这小箱子和日常用品一同拿到了屋子里。因为是皇室交代的事情，多治比无时无刻不挂在心上，现在贺望东就在外面，把东西交给他，自己也完成了一项任务。

押使从信匣里取出一张纸，上头画着一个直径约五厘米的黑色半圆，切口处呈锯齿状。

不一会儿，一个年轻人在小吏的陪同下走进屋里。

“修文馆学生贺望东见过押使大人。”年轻人用日语自我介绍道。他皮肤白皙、五官端正，脸上带着笑容，看起来生活十分舒畅。

贺望东在押使对面坐下。和日本一样，当时所谓的“坐”，并非

像今日这般坐在凳子上，而是在地板上铺上垫子，并膝盖坐。

贺望东看到了垫子上的纸，于是从怀中掏出一件形似半圆的东西来。这东西闪闪发光，想必是黄金制品。他把这东西放在押使铺开的纸上，和纸上的黑色部分拼在一起，二者正好组成一个完整的圆。

这就是“符验”。皇室将纸交给多治比县守时曾说：“将一个黄金圆盘弄成两半，一半用墨描在纸上，若有人拿着另一半实物来，且与纸上的半圆能契合上，那人就是贺望东。”

“能合上吧？”贺望东道。

那天，朝廷派来的人说：“日本来的大使不日就到长安，让你带上信物去四方馆见他。”

“信物？那是什么？”

“那就知道了。”

贺望东思索了半晌，全身上下和日本有关系的东西，就只剩这个“金半圆”。这东西自他记事起就随身带着。

“不错。这个就交给你了。”多治比说着，把小箱子推到贺望东面前。

贺望东将金制的半圆揣进怀里，拿出一张纸条交给押使：“我来这里已经五六年了。我是日本人，不过取了个中国名字。您若是遇到什么困难，尽管派人来找我。这是我的住址。”尽管多年未见本国入，但贺望东并不啰唆，办完事便带着小箱子告辞了。

待贺望东离开，署丞李宜有些讪讪道：“有些文书尚需大使签署，

虽官署就在旁边，但恐大使劳累，已将文书搬至本馆的公文室，还请大使移步。”

多治比当官多年，自然理解李宜想要尽快完成工作的心情，于是起身道：“好，这就走吧。”他的屋子北侧自带一个封闭的小庭院，院中树木稀少，有几块大石头，再往后是一堵相当高的石墙，南侧则是通往外边的走廊。

“虽说用不了多久，毕竟有行李在，谨慎起见，还是把门锁上吧。”曹茂这样想着，便吩咐管杂役的小吏锁好房门。

小吏听命，将屋子和庭院相通的对开大门关上，从屋里上了闩。曹茂提着前端带钩的铁制大钥匙，将靠近走廊的大门也上了锁。

日本的正仓院^[1]现在还保存着唐代的这种钥匙，上头刻有花纹，外观精美，有银制的，也有镀银的，一般用于开启匣子或箱柜的锁。门锁的钥匙则要大一些，制造也相对粗糙。

四方馆占地广阔，规模宏大。因这里主要用于接待外来使者，在建造时便充分考虑了各国客人的生活习惯。日本人的住处和阿拉伯人的住处就迥然不同，前者是朝鲜式建筑，后者则是西域风格建筑。此外，由于外交关系瞬息万变，今天还是友好邻邦、明天就反目成仇之事屡见不鲜，为了减少此类客人之间的摩擦，各个住所是相互独立的。

[1]正仓院：日本奈良时代的仓库，在今奈良市。

如此一来，客馆内的结构便变得相当复杂。从最里边的屋子出来后，经过走廊、庭院，到最外头的公文室，足足得走五分钟。

早已过了当值时间，公文室空无一人。手续并不复杂，只是要签署的文书颇多。多治比一面签文书，一面想起了在《淮南子》中读到的一个词——繁文缛节。

“好了，就这些，辛苦您了。请回去吧。行程待明日与大使详谈。曹茂陪大使回屋。下官还要在此处理一些公务，就失陪了。”

曹茂将李宜的话逐字逐句地翻译给押使听，末了又道：“馆内屋舍众多，地方又大，稍不留神就会迷路。下官给押使简单介绍一下馆内的情况。”

夜幕开始降临，再过会儿就该全黑了，出了屋子恐怕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了。押使心中有些担忧，便道：“如此甚好。”

于是，曹茂热心地讲解起来。往那边走，是东边的庭院，穿过东院，有个门通往鸿胪寺官署。他边走边说，还特意将自己所说的地方一一指给押使看。这一路下来，曹茂可谓不遗余力，恨不得将整个客馆直接装进押使的脑袋。只是他讲得毫无条理，东一锤子西一棒子的，听得多治比如坠五里雾中，完全摸不着头脑。

偌大的客馆笼罩在昏黄的夕阳中，因在此下榻的高级使节不多，整个客馆显得格外空旷寂静。

多治比在曹茂的陪同下，总算回到了自己的住所前。

曹茂拿出钥匙，把大门上的锁弄得嘎嘎直响。

“啧！”他咂了一下舌头。

锁没打开。

曹茂拔出钥匙，重新插入锁孔。还是没打开。如此反复几次，不免急躁起来。

当初建造平城京时，多治比曾负责管理仓库，每天不知要开多少次锁，此时见曹茂如此不利索，便有些不耐烦。

这时，门总算开了。

曹茂让押使在走廊上等候，自己先进了屋，把连着小院的门推开，好让太阳的余晖照进昏暗的屋子。

“啊！”曹茂一声惊叫。

借着光线，押使看清情况，也吃了一惊。

屋子中间趴着一个身材颇长的人。

此人衣着怪异，他脚上穿的皮靴高至膝部，身上穿着紧身的褐色衣服，和押使所见过的大唐人完全不同。

押使问道：“他是谁？他怎么了？”

“估计是西方来的使节……看这打扮，像是波斯人。”曹茂走至那个人身边，弯下腰看了看，再次惊叫道，“啊，死了！……这、这还有血……赶紧去公文室，向、向署丞大人禀告！”他慌张地起身，把本打算进屋的押使挡在了走廊上。

三



多治比心情郁闷到极点。他奉天皇之命，千里迢迢来到大唐长安，还没好好歇歇，自己住的屋子里就发生了命案。

曹茂也是惊恐万分，他不停地舔着嘴唇，仍觉得嗓子发干冒烟。“走，走吧……署丞大人想必还在公文室，得向他汇报一下……方才离开的时候，门明明都锁上了……”

死了个人啊！

就现场来看，死者是被杀的。在一个门窗皆上锁的屋子里被杀，实在匪夷所思。

曹茂越想越感到脊背发凉。

押使要冷静一些，他拍了拍曹茂的肩膀道：“不必过于惊慌。”他这既是宽慰曹茂，也是宽慰自己。能够当上五百多人的遣唐使团的押使，多治比自然有一定的胆识谋略。他读书万卷，见识颇广，即便生在信仰鬼神的时代，也自有理性的判断。无论怎么看，一个人都不